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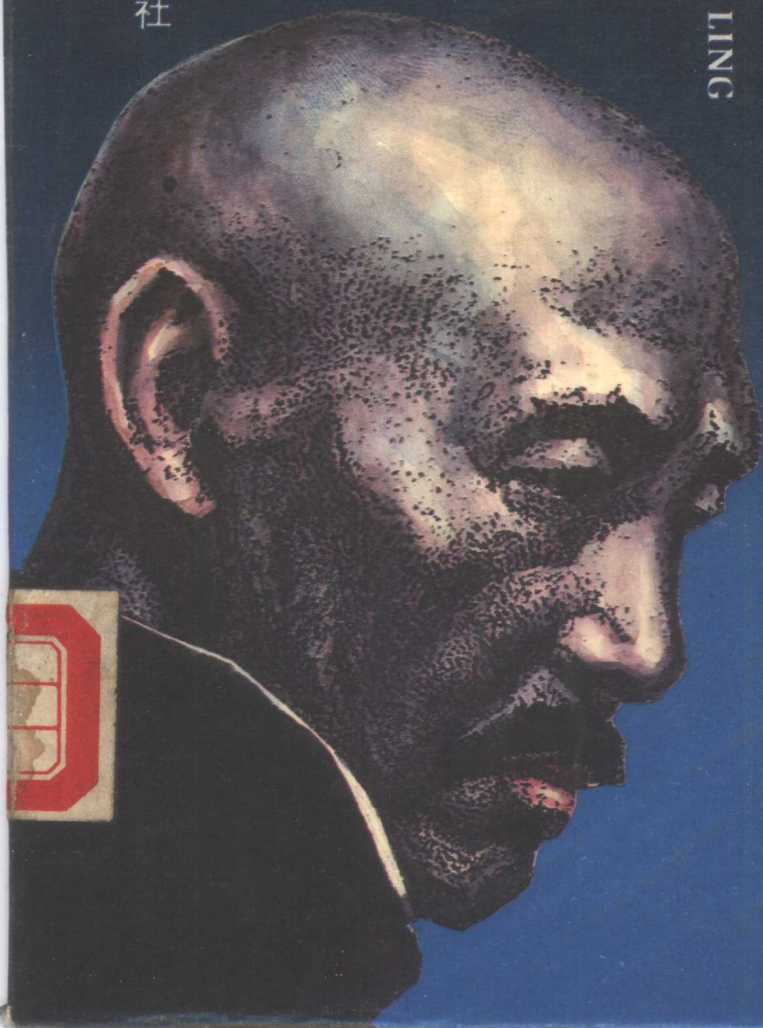
魂断武岭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HUN DUAN WU LING

泰栋 罗岩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 传记丛书 ·

魂断武陵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修订本)

泰 株 罗 岩

黄河文艺出版社

魂 断 武 岭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修订本)

泰 栋 罗 岩

责任编辑 常 辛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内部发行)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14.75印张 292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2版

1987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7—5400—0039—2/I.38

统一书号 10385·39 定价2.95元

蒋介石和他的母亲王采玉

——（赵林供稿）



蒋母之墓



蒋介石在洛阳庆祝五十寿辰时与宋美龄合影——（余德富供稿）



蒋介石的出生地
——奉化溪口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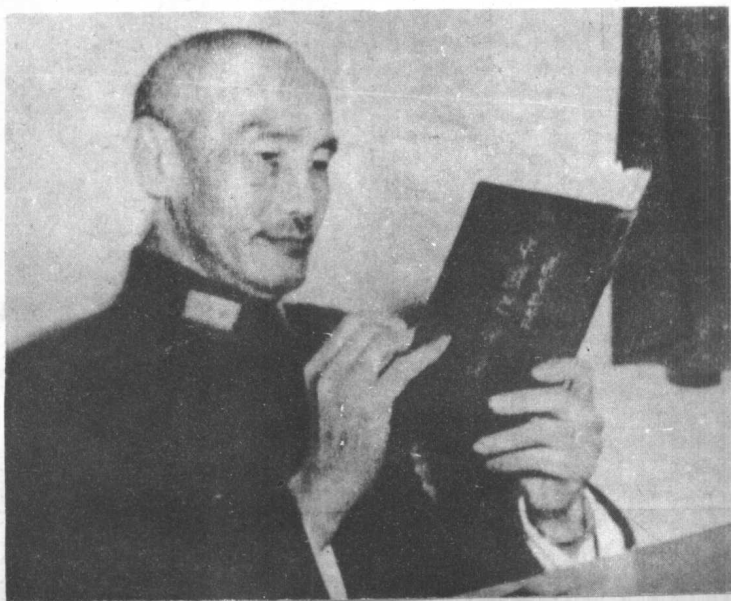
身着戎装的蒋介石

——（余德富供稿）



抗日战争胜利后之蒋介石

——（余德富供稿）



“嗒嗒！嗒嗒——”汽车喇叭刺耳的叫声，划破了冬日冷凝的空气。在冥晦的黄昏薄暮中，五辆黑色的“雪铁龙”风驰电掣般地从杭州市区方向向西湖驶来。那凄厉的喇叭声象警车一样使人闻风丧胆，在西子湖边匆匆行走的人们纷纷回避，有的奔到人行道上，有的躲进树荫底下，用惊恐的眼睛打量着这呼啸而过的“乌龟壳”。里面坐的是何等人物？瞧这威风凛凛的架势，肯定是非同小可的“大亨”！

杭州市民虽然迎来了一九四九年的元旦，但新年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什么希望和欢乐。看那些在路上、湖畔匆匆为生计奔走的人们，脸上没有笑容，显得迟钝和沮丧，一个个都是那样疲惫而忧郁，带着一种世纪末的烦躁和不安。唉！这样的年头，大家都麻木了，新年，还有什么欢欣可言！

呼啸的西北风刮过西子湖面，激起波澜，拍打着倒坍的堤岸，发出哗哗的涛声。几只瘦黑的寒鸦、野鸭“哇——哇——”地哀叫着，落到光秃的柳树上。白堤上的“一株杨柳一株桃”，早已看不到旖旎的阳春三月风光，只留下一些残叶枯枝，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冬日的西子湖畔显得特别阴冷。

荒漠。

一辆接一辆的“雪铁龙”翻过白堤上的断桥、锦带桥，驶过平湖秋月、哈同花园*、三贤祠、西湖艺专、西湖博览会馆，最后“嘎”地一声停在“楼外楼”的门前。

“楼外楼”是杭州著名的菜馆，店名取自宋代诗人林升嘲弄南宋偏安小朝廷的著名诗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可是今夜，“楼外楼”没有歌舞，也没有一笑买醉的达官贵人。尽管长江以北的不少土地已经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可是到这杭州“销金窝”来偏安寻欢的商贾、官僚还不少，“楼外楼”天天车马盈门，灯红酒绿。而今夜——一月二十一日傍晚，“楼外楼”却显得异样的寂静。白堤上看不到游人的踪影，连背后孤山上的鸟雀都飞绝了。只看见“楼外楼”红漆雕花栏杆上的一扇扇玻璃窗紧闭，正中大门的石阶下，排列着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他们一个个象泥塑木雕似地昂着头，荷枪实弹，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着。

黑色的小汽车门开了，跳下几个随从模样的人。他们打开中间一辆“雪铁龙”的车门，扶下一位很不平常的人物来。

这人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外披一件黑色的大氅，手拿一根“司的克”。颀长的身材，清癯的瘦脸，锐利的目光，谁看见都要抽一口冷气。啊，蒋介石！谁不认识他，他的像挂在人家堂前，印在一捆捆不值钱的“金圆券”上。

* 解放前，哈同除在上海拥有大量地产外，在西湖“平湖秋月”也造有别墅，称为“罗苑”。

蒋介石扶着手杖朝昏漠漠的西湖伫望了一回，然后回转身，朝“楼外楼”正门走去。

“总统，请！”

“立正——敬礼！”

官员们一个个曲身弓腰，警卫们持枪敬礼。蒋介石冷冰冰默无表情地点点头，从鼻子里哼出几声，算是答礼。他缓慢地移动脚步，迈上台阶，登上面对大门的正中楼梯。

二楼的宴会厅灯炬辉煌，铺着雪白台布的大圆桌上，摆着光洁晶莹的景德镇细瓷餐具和高脚玻璃杯，一桌丰盛的酒菜已摆设停当。火炉中冒出热腾腾的蒸气，使楼上的气温升高了不少。

大伙把蒋介石送到餐桌的上首坐下，然后依次坐在下首的是：陈诚、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陈仪。

今晚宴会的主人是浙江省省主席陈仪。蒋介石今天在南京宣布下野，要解甲归田，退隐家乡奉化，下午就从南京飞抵杭州。作为东道主的陈仪，知道这位刚下野的中华民国总统，过去每次到杭州，总要尝一尝西湖醋鱼。这次他心境不好，更要尽地主之谊，对他格外殷勤一些，否则触怒“龙颜”是不得了的。所以蒋的“美龄号”座机一在艮山门外的笕桥飞机场降落，陈仪就陪他直接从机场驱车到“楼外楼”，为他摆宴洗尘。

没什么寒暄，更没谈笑风生，宴会的气氛象是未结束的总统府会议。大家都绷紧神经，在察颜观色窥视蒋介石的表情，生怕稍一不慎，会遭到不测。

热气腾腾的西湖醋鱼端上来了。这道杭州名菜，是以西湖养的活鲙鱼为主料，佐以香菇、鸡丝、肉丁、糖醋等调料，甜中带酸，嫩滑鲜美。自从宋朝一个叫宋嫂的妇女烹调此菜，经不少文人官宦的赞美，几百年来一直享有盛誉。蒋介石每次来杭州，都必定要吃此菜，啧啧称赞味道鲜美。

“总统，请尝一下您最爱吃的西湖醋鱼。”陈仪轻声地敬劝着，把象牙筷指着当中的鱼盆。

蒋介石穿着华达呢的玄色长袍，脸色苍白。不知是旅途劳顿，还是心绪不佳，他神思恍惚地点点头，缓缓地端起酒杯，刚碰到唇边，又放了下来。

“总统，这鱼很新鲜，请趁热用一点。”

蒋介石又点点头。他沉重地拿起筷子，在冒着热气的醋鱼背上只是动了几动，仍把筷子放下了。

全场黯然，大家都显得束手无措。看不到平时宴会那种敬酒捡菜的欢乐场面，听不到玻璃杯叮咣作响的欢愉笑声，大家都把筷子放下，有的刚捡起一条香菇，又放回原处。老头子食不下咽，满座都感到不安。

汤恩伯向陈诚使了个眼色，也把伸向醋鱼的筷子放下。

蒋经国端坐不动，眼睛一刻不离地凝注着父亲黯然神伤的脸色，一股凄怆的酸楚之情涌上心头，他难过得几乎要落下泪来。

蒋介石用餐巾擦擦瘦削的手，干脆站了起来。他离开席面，向靠窗处走去。

一排玻璃花窗，正对着西湖。沿湖是粗大的法国梧桐，

夏天浓荫覆盖，把西湖遮得隐隐绰绰，挡住人的视线。现在，树上的黄叶凋净，湖上风光一览无余。

蒋介石倚着窗栏，双眼发愣地眺望西湖。此时的西湖，一片萧杀景象。湖心没有一只游艇，堤上没见一个行人，只有几只寒鸦在秃树枝桠上聒噪。远处的苏堤，已笼罩在冬夜的暮霭之中；近处的湖心亭，也隐没在如烟的夜色里了。他的心里有点纳闷：西湖，怎么一下变得如此荒凉了呢？

蒋经国也站了起来，走到蒋介石的身旁。他完全知道父亲此时此刻的心情，但又怎么劝说他呢？旧地重游，人事昨非，真是不堪回首呵……他只好竭力抑制自己纷乱的心绪，扶住蒋介石，轻声地劝说：

“父亲，陈主席好意，还是吃一点吧。”

蒋介石在蒋经国的扶持下，只好回席坐下，老僧入定般地默默望着大家。

汤恩伯、陈诚、陈仪、俞济时也都重新归座。陈诚含着眼泪，几乎哀求地说：

“请总统多少用一点才好。”

蒋介石点了点头，勉强举起筷子，抖动着向西湖醋鱼伸去。他的目光呆滞，双手发抖，筷子在醋鱼身上戳了几下，还是没有结果。

此时此刻，此景此情，他还有什么心思品尝醋鱼呢？现在就是最美味的佳肴，到他嘴里也是食不甘味呵！

他的眼前，晃动着二十天前那个除夕夜，在南京官邸举行“最后的晚餐”的那幕情景……

二

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的晚会，当然不会象西湖“楼外楼”这样冷清、单调，更何况又是一九四八年除夕的晚上。

那一夜，官邸里张灯结彩，火树银花，耀人眼目。天花板下，垂下彩色缤纷的纸带，四周墙上，挂着璎珞般的七彩纸花，显示着圣诞节和新年的气氛。一九四八年已过完了最后一天，人们对未来寄予什么希冀呢？实难预卜。蒋介石不得不邀请军政要员，到官邸吃顿团年饭，以示关怀和体恤。

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就在国防部的后院。这次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委邵力子、陈立夫、张群、谷正纲、蒋经国等人。在座的人都表情阴冷，忧心忡忡，看不出任何节日的气氛，在辉煌的灯烛下，伴随着吼叫的凛冽寒风，使人不寒而栗。

不一会儿，蒋介石出来了。他的面孔异常阴沉，举手招呼大家就座吃饭。全场寂然无声，只听见杯盘盪匙叮咣之声。饭后，蒋介石突然以低沉的语调说：

“诸位，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宣读，征求大家的意

见。

蒋介石说话时一直板着面孔，说不清是感伤还是懊恼。

这篇文告出自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的手笔。此人十几年来一直紧紧跟随蒋介石，那个为他草拟不少文章、报告、指令、函电的陈布雷，已在一个半月前自杀了。蒋介石失去了身边这个“文胆”，只好让陈方来替他草拟这篇文告了。

文告由张群念完，全场一片静寂，鸦雀无声。蒋介石在这篇文告中表明自己意欲下野，不再担任总统。他宣称：

“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这是蒋介石由衷之词吗？谁都知道他喜怒无常，不可捉摸。在这种场合还是缄口不言为妙，所以大家都正襟危坐，噤若寒蝉。

李宗仁坐在蒋介石右手，蒋介石侧过脸问他，

“德邻**，你对这篇文告有何意见？”

李宗仁愣了一下，漠无表情地斟酌词句，说，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对这样的回答，蒋介石显然是不满意的，但也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愠怒地不作声了。

“哇——”突然席间有人哭出声来。此人就是谷正纲，CC派中蒋介石的嫡系人物。他边哭边道：“总统不能下野呀！总统不能走！”

* 张群：字岳军。

** 李宗仁：字德邻。

蒋介石心中一动，但仍板着面孔。他为自己在这危难关头能有这样忠心的部下而感到一丝温暖。只是在场的其他人没有多大反响，还保持着令人难堪的沉默，他看了仍不免有些寒心。

“我反对发表这篇文告，因为这将对士气、人心发生不良影响。”谷正纲的兄弟谷正鼎也抢着发言。

形势会发生逆转吗？这是对人心的最好测验。在这生死存亡关头，是拥护他继续当权的人多还是反对的人多？

大厅在骚动。人们在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萧同兹和范予遂在悄悄说话：“下野谋和，倒也可以‘孚众望’呀！”

一向负责舆论宣传的首脑人物张道藩站起来，声嘶力竭地在喊：

“我极力反对发表文告。现在是非常时期，总统无论如何不能下野……”

“我并不要离开！”蒋介石有点忍耐不住了，火冒三丈地大声说：“是有人要我离开。我之下野，不是由于共产党，而是由于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李宗仁当然知道蒋介石是在指桑骂槐，说给他听的。在这种场合下，他只能装傻瓜，故作不知，一言不发，冷然处之。

蒋介石两眼瞪着李宗仁，见他不露声色，心中暗暗地骂了一声“老狐狸”，而表面上仍然装成十分关怀的样子。假惺惺地对李宗仁说：

“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

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表通电什么了，以免动摇人心。”

还是没有什么反响。在今晚这个重要时刻，出现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力主继续作战的是谷正纲、张道藩等几个文官，而战功赫赫的武将们如张治中、阎锡山等却缄口不言。

送旧迎新的沉重的大钟敲响了。黄埔路官邸的最后晚餐就在这凄凉的新年钟声中结束了。

难忘的一九四九年来临了，这标志着古老中国的历史将经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元旦来临了。中央社广播了蒋介石这篇新年文告，各大报纸也刊登了这号外新闻。人们既感到欣喜，又感到不安，都在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但在公开场合，各方面的反应是异常冷淡的。

蒋介石这几天整日关在官邸里，深居简出，度日如年。外国领导人不是每年要发表新年文告、搞民意测验吗？在当今这风雨飘摇的中国，民心的向背，使他惶惶不可终日，而他更加焦急的却是在等待中共方面的反应。

两月以后，张群急匆匆地跑进来，喘着气说：

“中共有反应了。”

“怎么讲？”蒋介石急不可待地问。

“呈请总统过目。”张群呈上电稿。

*白崇禧：字健生，与李宗仁同是桂系首领。

蒋介石一把扯过电讯稿，新华社评论的标题赫然入目：
《评战犯求和》。他脸色骤变，气得颓然倒在沙发上。

“这里还有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张群胆颤心惊地说。

“念吧。”蒋介石往沙发上一仰，闭上了眼睛。

张群捧着文稿，嘴角抽动了几下，怎么也不好启口。

“你念！怕什么？”蒋介石睁开眼，厉声地说。

“毛泽东讲：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快念！”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及其指导下的湖北省参议会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平解决’的问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今年一月一日发布在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声明。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言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

张群念得语气也连贯不起来了，额角上已沁出细汗。

蒋介石摆摆手，长叹一声：“算了吧，别念了。”

中共方面的反响是他急于想听而又不愿听的。他没有想到中共会对他的新年文告作出这样及时的反响，而且抨击得又如此激烈。

元旦那天，新华社就广播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蒋介石知道国统区有不少人在偷听共产党的电台，包括他身边的高级将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

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蒋介石每次看到或听到中共这样的文章，他就感到不寒而栗。这声音就象长江北岸那广袤的华北大平原上响起的隆隆炮声，正在宣告他末日的来临。

三

南京黄埔路的蒋介石官邸，曾经多么显赫威风！华贵的别墅，幽雅的庭院，小轿车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蒋介石曾在这里多次接见过党国要人和外国使节，也在这里召开过多次重要的会议！而今随着一九四九年的到来，石头城里寒风阵阵，这儿也显得萧索冷清多了。

一月十九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群、吴忠信、孙科、吴铁城、陈立夫等要员。

在御前会议上蒋介石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大家可以研